

92H190/03



武汉汉阳铁
厂厂区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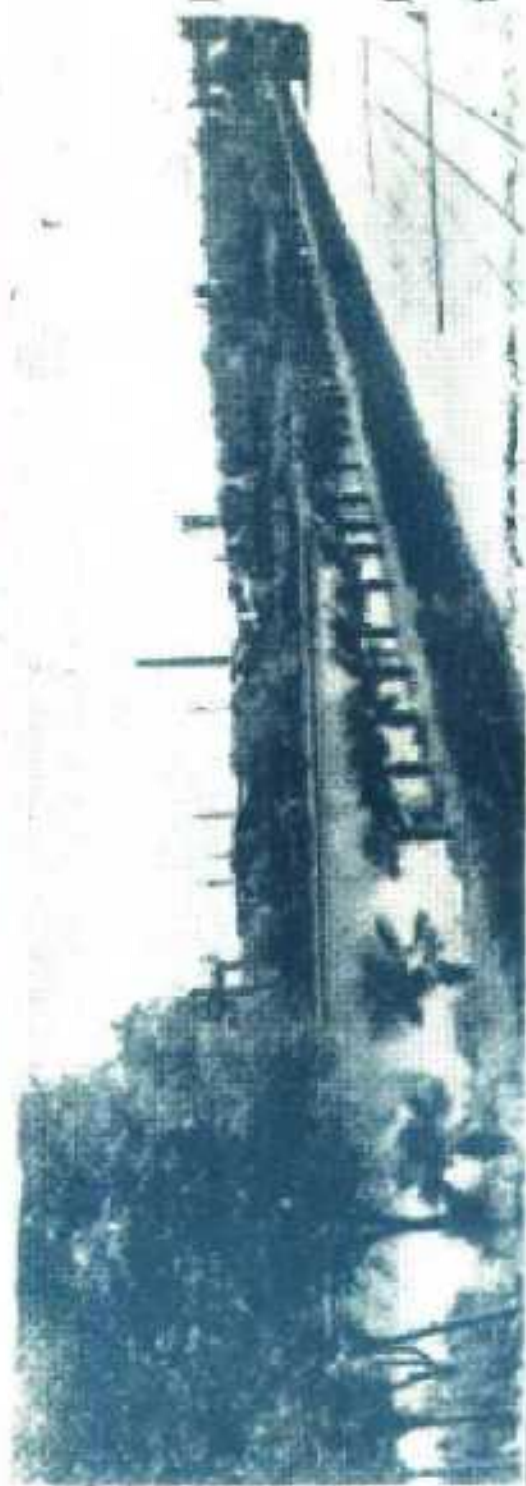
汉阳钢厂

厂区一角

本版图片

均为利成国

孙剑摄





左图：1989年3月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到武汉油脂化学厂视察。右为赵宝江市长，左为该厂厂长余焕武同志。

下图：武汉油脂化学厂新建成的综合大楼。

• 厂办供稿 •



目 录

风 云 人 物

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 记中国“保尔”吴运铎同志 商若冰 (1)
- 汉阳中心区首任副区长吴明勋 郑桓武 (22)
- 中共汉阳城区特别支部书记陈春和 穆 豆 (34)
- 怀念汉阳县商会理事长陈华堂 程一新 (37)
- 追求光明迎解放
- 记刘若虚 杨春波 匡 侯 (40)
- 艺融京汉 名播江城
- 记著名汉剧一末演员黄鸣振 吴光浩 (45)
- 一代高僧弥宝法师 冷 霜 (49)

汉 阳 风 暴

- 辛亥革命阳复光复纪实 李白贞 (52)
- 汉阳兵工厂“工运”杂记 吴昌文 (62)
- 汉阳铁厂与兵工厂的工人运动 燕明富 (74)

文 教 丛 谈

- 汉阳训女中学见闻 张学周 (79)
- 汉阳县城教育杂谈 明阶文 (86)
- 汉阳区小教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胡自南 (95)
- 回顾汉阳新华书店 舒兴文 (98)
- “记者春秋”演出盛况杂忆 剑 琴 (102)

民族宗教剪影	汉阳的回回民族及其他	于福生 (104)
	我和汉阳基督教会	张学周 (111)
	汉阳佛教界的变迁	昌明 (121)
	天主教汉阳教区一瞥	朱宝贤 曾卫 (125)
	道教丛林汉阳元妙观	黄宗胜 (130)

汉阳 汉阳桥梁古今谈 艾政宽 (133)

史话 汉阳古城展新颜 王祥生 (142)

园林风光 龟山人文景观拾萃 余开来 (150)

群丑图	汉奸汪步青是怎样欺压汉阳人民的?	胡必良 (169)
	汉奸邹平凡的兴起和灭亡	尹明阶 (179)
	日寇汉阳宪兵队罪行点滴	燕麒 (184)

民主党派简介 汉阳区“民进”发展小史 林洪才 (190)

诗词选登	峭谷诗稿 (摘抄)	张肖鹤 (194)
	如梦令 (三首)	唐襄澄 (197)

名厂名店	拔地而起的晴川饭店	彭书民 (200)
	汉水、汤湖之滨的武钢汉阳钢厂	李谦纯 (204)
	“一枝花”香飘万里	夏胜桥 (206)

封面说明：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接见汉阳区政协副主席、归元寺住持昌明。

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访中国“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

商若水

苦难的童年 艰辛的劳动 压迫中觉醒 血泪的罢工
投奔新四军 参加共产党 第一次负伤 反“扫荡”斗争
第二次负伤 患难结良缘 第三次负伤 学习柯察金 作出新贡献

50年代，被人们誉之为中国“保尔·柯察金”（苏联英雄）的著名兵工专家吴运铎的名字，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名著《把一切献给党》曾被选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单行本已印行600多万册，还被译成7国文字，在海外发行。他的英雄业绩传遍海内外，成为教育一代青年的生动教材。

几十年来，这位受人尊敬的英雄为革命历尽艰辛，三次负伤，正如他那本名著的书名一样，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1984年底，参加革命工作46年之久的吴运铎同志因健康原因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北京颐养天年。

1988年初隆冬时节，首都北京刚刚下了一场瑞雪，京城银装素裹，大地冰封，寒气袭人。在这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和汉阳区政协副主席王振乾同志专程上北京，去访问受人尊敬的吴运铎同志。在北京甘家口附近一幢楼房里，我们有幸会见了吴老的夫人陆平同志，受到了这位和吴老并肩战斗

多年的老同志的热情接待。她告诉我们，吴老正在西郊疗养。元月5日，我和振乾副主席冒着零下13度的严寒，驱车前往西郊八大处北京工人疗养院，看望了吴运铎同志。

近几年来，吴老的健康情况不太好，特别是“文革”中得下的哮喘病更是时刻折磨他。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见宾客的。但当他得知我们是来自他的家乡——湖北汉阳时，便立即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他的病榻前，家乡亲人的来访，使老英雄的眼睛湿润了，神情十分激动和高兴。他半卧在病榻上，先让笔者跟他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跟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



图为吴运铎同志近影

商若冰摄

笔者根据他的谈话，将他“献给党”的前半生整理成文

并予发表，以表我们的敬仰之情。

苦难的童年

吴老祖居湖北汉阳，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父亲吴景森，从小四处流浪，在家乡当过店铺学徒，做过苦工。后来经同乡高寿亭介绍，来到江西萍乡，在安源煤矿当洗煤工、炼焦工，最后才当上一名记帐的小职员。

安源在江西萍乡市东南，盛产煤炭，那里遍山是煤窑，吴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1915年1月17日，吴运铎就诞生在这个煤矿工人之家。运铎兄弟姐妹共7人，他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和4个弟妹，一家9口，就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过活，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尽管生活的重担压得他父亲透不过气来，但“望子成龙”的奢望仍然促使他节衣缩食，先后把3个儿子送去读书。

枯燥无味的死读书，运铎丝毫不感兴趣。有时干脆不去上学，独自一人溜进煤窑直井里去看工人开机器。小小年纪的运铎，就跟机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源煤矿，是我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 etc 同志在这里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株萍铁路）矿工人大罢工。党在这里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还办了4所职工子弟小学，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学校读书。

1925年，运铎进本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

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无辜的工人，查封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连职工子弟学校也停办了。从此，运铎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父亲“望子成龙”的美梦也破灭了。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安源煤矿陷入了半停产状态，矿主们办的“萍矿银行”也趁机倒闭了。运铎的父亲平日省吃俭用，将积攒下的一点工钱全存在这家银行里，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辛勤劳动赚来的血汗钱全都白扔了。加上矿上一直不发工资，家中9口人的生活面临绝境，父母亲急得落下辛酸的眼泪！

艰辛的劳动

眼看一家人挨饿，运铎和两个哥哥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几个小弟妹只晓得跟父母吵闹。为了活命，大哥进萍矿医院去学医，勉强糊住自己的嘴巴。运铎决心去山里帮土窑主挑煤，赚点脚力钱来贴补家用，帮助父母分点忧愁。

这年运铎刚刚12岁，年龄小体力弱，一天挑不上1担煤，人还要累个半死。后来，他又去锅炉房拣煤渣，每天可以卖10几个铜元，比挑煤合算。他把二哥也找来拣煤渣，把卖煤渣的钱去买一些红薯，全家人勉强度日。

由于生活的艰难，在安源再也无法呆下去了，吴景森只好带领全家回湖北老家另谋生路。他们回到汉阳，乡里也是兵荒马乱，田园荒芜，没有办法安身。无奈，吴景森只好又带着一家9口，逃到大冶县石灰窑镇（今与黄石港镇合称黄石市）。

石灰窑地处长江南岸，境内多山丘湖沼，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大）冶萍（乡）

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大冶（即石灰窑镇）设铁厂，还有富源、利华、富华等几家煤矿和华新水泥厂。吴景森的一些老同事们，有不少人很早就从萍乡来到了石灰窑，那位介绍他到安源煤矿工作的同乡高寿亭在富源煤矿当采煤工程师，由他介绍，运铎两弟兄先后进富源当了学徒工。运铎被分配到电机间，他二哥分派到机器修理间。

学徒生活是十分辛苦的，每天还得为工头烧开水、泡茶、打洗手水，干一些杂活，学技术则全靠自己心眼灵活偷着学一点。工作是没有时间性的，什么时候喊你，什么时候就得在眼前，既无白天，也无黑夜，挨打受气，是家常便饭。拼死拼活辛勤劳动一天，只有一毛钱的工钱。运铎从小勤奋好学，常常抓紧空隙时间阅读有关电和机械的书籍，有了理论武装，学起技术来便顺畅多了。

由于运铎技术有长进，加上矿上技工缺乏，用人在急，运铎只学了1年半（按常规学徒3年），在他17岁那年出了师，当上了一名机电工人。

运铎出师后，工资虽提高到每天3角，依然只能自己顾自己，养不起家。他母亲和妹妹帮人家浆衣洗裳，也只赚得少量工钱，家里生活仍然很苦。父亲一直找不到事做，心情郁闷，精神有些失常，后来又瘫痪在床，真是贫病交加。到石灰窑第二年的冬天，就忧愤而死。

第二年开春，煤窑被大水冲塌，一时难以恢复，那位高工程师的儿子被淹死，高工程师也离开了石灰窑，回到湖北老家。这时富源的老板决定与后山的富华煤矿合并，改名源华煤矿，运铎也被调到后山富华煤矿搞电机修理工作。

天下资本家心是一样黑的，在后山，运铎同样受欺压，

有次还几乎被矿师藉故开除。严酷的事实告诉他：“凭本事吃饭”在旧社会不过是可怜的梦想。不久，运铎又被调回原来的富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中觉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燃遍祖国大地。矿上的小学举办了抗战讲座，一到晚上，工人便成群结队去听讲，运铎的家也成了爱国工人们的集会场所。不久，工人们还租了两间房子，组织了工人时事座谈会。在矿区的要道上，办起了宣传栏，每天下班，便把报上登载的消息抄写出来贴到宣传栏上。这时，从汉口来了许多救亡青年，一到矿上，便教工人们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等）。讲解时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工人中点起了熊熊烈火。

1938年元月，中国共产党派来了一位叫张明的同志，他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在狱中他受过电刑，坐过老虎凳，身上还留下块块疤痕。他当时在汉口《新华日报》工作，才从武汉来到石灰窑，准备在矿区建立《新华日报》发行站。老张和运铎一见如故，两人经常促膝谈心。张明告诉运铎：

“中国工人阶级受的痛苦非常深重，除了本国的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之外，还要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想得到解放，光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都觉悟了，行动起来，团结斗争，才能得到胜利。在今天，应该集中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我们工人才有好日子过。”

老张的一席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吴运铎的心，使他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新华日报》是宣传革命的主张的共产党

的机关报，运铎觉得应该让它广泛地送到工人们手里去。于是，吴运铎接受了在石灰窑推销《新华日报》的任务，并在矿上成立了《新华日报》宣传推销站，专门每月花2元钱雇请一个小伢到由汉口来的轮船上去取报，然后由吴运铎负责分发。《新华日报》传播了党的声音，团结了广大矿工群众，戳穿了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丑恶面目，鼓舞了矿工们的斗志，工人们都爱看《新华日报》。

有一次，报上刊载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号召全国人民募捐为八路军战士制备防毒工具的消息，吴运铎半夜里跑到矿上小学去借来一架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印收条，天一亮就去找工人们募捐。尽管工人们生活都十分困难，但还是凑了40多块钱，当天由邮局寄到汉口《新华日报》。大家觉得钱虽然很少，但是表达了工人们爱护战士们的心。

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打击工人时事座谈会，并常常借故没收《新华日报》，毒打报童，封锁党的声音。工人们在此情况下越发团结得更紧了，每天照常谈报开会，跟反动派和黄色工会作斗争。

血泪的罢工

1938年下半年，日军逼近了武汉，矿上的老板们瞒着矿工连夜送走家眷，再回头炸毁煤窑，准备南逃。消息一传出，工人们都无心干活，大家聚集在锻造间，商量要矿上给工人发安家费。吴运铎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去找经理谈判。这些官僚资本家们不但不见工人们的面，反而调来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开枪，当场打死20多个工人。这一下更加激怒了矿工们，第二天便包围了经理大楼和

黄色工会，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抗日自由。经理们被迫答应谈判，吴运铎和另几个工人当上工人代表，去办交涉。汉口《新华日报》也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工人们的正义斗争。在工人们团结斗争的形势下，经理们害怕了，屈服了，答应发给全矿工人3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死者由矿上安葬，另外发给抚恤费，伤者由矿上医治，还撤了反动警察局长的职务。

投奔新四军

罢工浪潮平息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放出风声，要追查闹事的“带头人”。吴运铎早就不甘再受压迫了，看来在矿山也无法存身，便决心离开矿山，到江西南昌去投奔新四军。

1938年9月，运铎离开石灰窑镇，经汉口（日寇这时已占领鄂北一带，汉口沦陷在即）乘民船绕道岳州（今岳阳）过长沙到达江西萍乡。在这里，他见到了分别1年多的母亲和妹妹。当晚，他就告别了亲人，跟几个伙伴搭车去南昌。

这时的南昌，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四军在南昌设有办事处。运铎等4人找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天，运铎他们就穿上了灰布新四军军装，成了光荣的人民战士。在南昌接受了短期的教育之后，就被派到新四军军部参加工作。

新四军军部当时在安徽省东南部泾县境内的长岭，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城。军部的领导根据当时急需武器的情况，决定派吴运铎等4人到军司令部修械所去工作，任务是制造枪炮和子弹。

修械所在安徽歙县境内黄山（今改黄山市）东北100多

里的一个名叫麻岭坑的小山村里。所谓修械所，不过是一家普通的农舍，1间茅草棚，就是锻工车间，几件普通木工用的简单工具，就是枪托修理车间。全厂找不到1部机器，真是太简陋不过了。吴运铎就在这十分原始的工厂里干起了他有生以来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新的生活鼓舞了吴运铎。他刻苦学习制造机枪的基本知识和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修理法国老套筒、日本三八式，中国汉阳造等各类枪枝，掌握了制造各种步枪零件的技术。

参加共产党

枪托修理车间的组长罗克绳，是受吴运铎尊敬的一位同志，别看他只有十八九岁，他不仅是吴运铎的师傅，还是他革命的引路人。尽管那时候党组织没有公开，人们还不知道罗克绳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吴运铎从他那工作从不叫苦、待人诚恳、谦虚、襟怀坦白、思想像一池清水清可见底的崇高品质中已经看出了几分。运铎处处摹仿他的一举一动，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

罗克绳经常找吴运铎谈心，谈革命道理，谈自己的身世。当运铎知道罗克绳父母都为革命牺牲，他自己10岁参加革命，当了红小鬼的革命经历以后，不仅更加崇敬罗克绳，而且暗暗下定决心，也要学罗克绳那样，当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9年春，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军部命令将修械所扩建为兵工厂，制造新步枪。当时，既无厂房和必备材料，又无机械设备，真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经过勘察，在离麻岭坑不远的一座深林中建起了新厂房，安上了土机器，兵工厂建立起来了。就是这座设备简陋的工厂，还接待过著名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她参观工厂后曾激动地说过：“我从美洲到欧洲，到过很多国家，也看见过很多工厂，可是还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兵工厂。你们这个兵工厂真是世上少有。”

兵工厂迅速发展起来，吴运铎也逐渐成熟起来。他担任了机工组组长，俱乐部主任兼墙报委员，工作担子很重。可他经常一人干两个人的活，从不叫苦叫累。正在这时，吴运铎的弟弟从四川写来家信，说大哥在武汉被敌人逮捕，关进了集中营；二哥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妹妹逃到广西；母亲流落到江西省的樟树镇，生活无着，沿街乞讨度日。家庭的灾难使运铎心如刀焚。但他这时已经懂得，个人的不幸只是祖国人民经受的苦难的一部份，流泪、悲伤并不能结束这种苦难。只有英勇战斗，彻底消灭敌人，才能获得自由与幸福。他含着热泪，回信给弟弟：“决心做一个革命战士，把自己交给集体，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从此，他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拼命地工作，多造步枪送上前线，用实际行动向敌人讨还血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钳工、新四军老战士秦永祥来到后山找到在那里看书的吴运铎。老秦是俱乐部的文娱委员，待人直爽热情，是运铎的好友，两人见面就攀谈起来。他们从工厂的生产谈到工厂的远景，越谈越高兴。突然，老秦向运铎提出一个问题：“老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运铎理解老秦这句话的含义，便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想做个共产党员！”秦永祥紧紧握住运铎的手，高兴地说：“太好了，

太好了！”从此，老秦经常找运铎谈心，启发运铎的阶级觉悟，教育他永远跟着党走，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一往直前，永不叛党。

1939年5月18日，由罗克绳介绍，支部研究，支部大会通过，批准吴运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天夜晚，在后山一个茂密的竹林里，吴运铎高高地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实现了自己长久的心愿。

第一次负伤

入党后的吴运铎，浑身增添了新的活力，工作劲头更足了。不料，在一次开发动机时，手摇柄落下来把他的左脚踝骨碰破了一个小伤口。他开始并未引起注意，半个月过去了，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不停地往外流黄水，还隐隐作痛，后来还发高烧，伤口内全部烂了。经医院开刀，挖去了腐肉，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伤口未愈，又回厂参加了抢制步枪的战斗。

1941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几十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部队准备北移，兵工厂奉命撤退。当兵工厂随前卫部队刚刚离开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9000余人奋战7天7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8000余人全都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吴运铎随兵工厂走在最前面，突围到宣城地区，正准备宿营休息时，国民党军又追了过来。他左脚伤口仍未愈合，不停地流血，大家轮流背着他前进。

队伍要渡长江去建立新根据地，兵工厂的人不是战斗部

队，又没有武器，只好化装分散前进。由于吴运铎的伤势越来越重，无法行动，只好留在农民家中休息养伤，其余同志化装分散去江北找部队。临走时，罗克绳安慰了吴运铎，两人洒泪而别。

几天后，吴运铎忍着伤痛，换了一身破烂衣裳，包扎了伤口，手挽一只破篮子，拄着一根木棍，装扮成乞丐，去江北找部队。沿途历经千辛万苦，又得到老百姓们的帮助，赶到了江苏溧阳和句容交界的地方。运铎按约定的暗号，没找到工厂的人，后来听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工人，他连夜赶去，到达那个村时已经半夜，他怕引起怀疑不便寻找，只好在村外借住准备等天亮再去联系。

不料第二天天还未大亮，村里响起了枪声，一群汉奸特务打听到消息，堵住了罗克绳他们住的村子。由于工人们手中没有武器，抵不住敌人火力攻击，罗克绳等6人被捕。汉奸特务们严刑拷打他们，也没弄到新四军的消息。当天下午，汉奸特务把他们6人转交给日本鬼子，日寇对罗克绳等6人拷打、灌盐水、用火烧，照样一无所获。第二天，就把这6位同志活埋了。这天夜间，当地地方党支部把吴运铎送到一所小学去保护起来，在这里遇着了秦永祥，原来他是在这次战斗中脱险的。这里还有20几个各式打扮的男女青年，也是被敌人打散了的新四军战士。领导上将他们编成小组，秦永祥和吴运铎还有4位女战士编在一个组，准备穿过敌战区江苏常州，渡过长江。

他们穿过常州城萧条的大街，在老百姓们的掩护、帮助下，几经风险，终于渡过长江，到达了江苏省泰兴县东部的黄桥镇。

真是幸运，吴运铎和秦永祥到达黄桥镇这天，正碰上镇上正在召开庆祝黄桥战斗胜利军民大会。原来就在大约两个多月前，即1940年10月5日，以陈毅将军为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跟国民党顽固派在黄桥镇打了一仗，是役歼灭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15000余人，奠定了苏北抗战的局面。经过整理部队、打扫战场，总结战斗经验等一系准备，才在今天召开庆功大会。吴运铎和秦永祥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跟从茂林地区突围来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了庆功大会。

反“扫荡”斗争

经过“皖南事变”这场严峻的斗争，新四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新四军。全军扩大为7个师，坚持华中抗战。军司令部成立了军工部，建立修械、炮弹、手榴弹等兵工厂，吴运铎当了军工部党支部书记。不久，又担任子弹厂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

子弹工厂刚开工，日寇就来“扫荡”，敌机也不断前来轰炸，军部和兵工厂都转移到江苏省东部的盐城。在海上同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由于补给困难，工厂又迁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那时候，每个工人都带有两种武器：镗刀、钳子和步枪手榴弹，以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在这日、伪和国民党三面夹击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兵工厂照常坚持生产。在这里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日寇和伪军又前来大规模“扫荡”，军工部和工厂只得向江苏省北部的阜宁方向转移。

新四军重建后，华中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已开辟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浙东、皖中、鄂豫皖8个根据地。